

被“逼”出來的故事

顧女士見到我好幾次，都要我為《大地留印》寫一篇來澳洲後所發生的故事。

我是2015年來澳洲悉尼定居的。在國內時人家說我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文革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被進駐學校的軍宣隊營長，在批判“反軍倒韓”的會上，宣佈“胡少璋是蘇修特務，裡通外國分子。”軍宣隊決定扣押審查。幾個紅衛兵小將即將我押送至一間單獨的房間，讓我坦白交待，門口並有紅衛兵及專政小組成員守衛。

一星期後，我即白天與校內的其他“牛鬼蛇神”老師一起勞動，晚上即交待“罪惡”。

在審查了一年多之後，專政小組突然宣佈我：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其根本的原由是，我在前蘇聯莫斯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該校馬特柯夫教授譯成俄語的兩本書：《胡也頻的生平與創作》、《胡也頻的少年時代》。

從此，我又從一個“敵人”變成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可與大家一齊參加政治學習了。不久後，適逢“幹部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運動開展。人人報名，氣氛熱烈，不過年紀較輕的“牛鬼蛇神”一報名即被批准，上了光榮榜。年老的“牛鬼蛇神”及普通的教師都沒有被批准。

我即被送至福建閩東的福安縣農村去勞動改造了。五年後，我又被調回原校教書了。

脫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後，我又開始在《福建日報》、《福州晚報》等報，以及一些文藝刊物上發表文章了。正因為發表了文章，被人認識，有個單位即：中國民主同盟福州市委員會，把我調去當宣傳部的負責人兼編寫稿件。當了幾年的小官之後，我的叔父，香港經濟學家，香港政府顧問，聽說我在國內是“牛鬼蛇神”，即寫一封信給當時的福建省長胡平，1989年我即被特批到香港定居了。那時我根據香港情況，寫了一篇文章《香港的風》寄去參加《人民日報》等海內外“共愛中華”徵文比賽，想不到得到了金牌獎。

本來在香港找個報刊當編輯是十分困難的，幾十人競爭一個位。我就因為這篇獲獎作品，而去見工暢通無阻，我從出版社辭工出來到了《香港文學》刊物，又因工資低跳到《大公報》，後又跳到《統一報》當總編輯。在香港期間，我的運氣也很好。201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的校慶時，我獲得邀請，與香港報業同行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嘉賓是坐在前面的。當大會主持人逐個介紹香港嘉賓時，臺上的總書記、

國家主席江澤民拍手歡迎。我們由中央統戰部安排入住中南海賓館，之後還安排赴天津參觀。在香港拼搏了十年後直至心臟病發，無法工作了。先後在家休養了十六年，我專寫專欄維持生計。還去海內外旅遊尋找資料，撰寫遊記。

2015年，我投靠子女，移民到澳洲來。當時西彤邀請我參加一次文化人集會，在會上我才認識了何與懷博士，崖青女士是“神交”，現在終於見到了，張奧列是我從前投稿的編輯，也是第一次見面。從此，我開始向何博士主編的《新文苑》投稿了。他幾乎是每文必發。我後來出版的《胡少璋散文選》幾乎全書的篇章都在他編的報上發表過。

《胡少璋散文選》出版後，何博士及文友們又為我召開了一次隆重的新書發佈會。何博士特為我寫了《我讀胡少璋》七千字的長篇，有關發佈會的報導及文章共花了四期版面。

我出生在福建省，福建簡稱“閩”，民間流傳一句話：“門內一條蟲，門外一條龍”。因為，福建人多，山多，地少，所以，大量移民海外去尋找更好的生活。

以上即是我移民澳洲所經歷過的生活，也算是一個被“逼”出來的人生故事吧。

胡少璋

澳華新文苑

第1226期(B)

雨思 和平

漫步在草地上，小雨絲絲縷縷，落在我的臉上。手上的傘始終沒有撐開，任憑思緒浸染在這片濕潤的氳氳裡。

記事以來，我便喜歡雨。細雨綿長時，我沉思；大雨滂沱時，我諦聽。看見雨，就會遐想：太陽總會出來，而且還伴隨著彩虹！

小時候，每逢下雨，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雨鞋，跑出去與小夥伴們戲水。總是全身濕透也不顧一切，直到雨停，才想起回家。母親從未責怪過我，她只會著急忙慌地拿出乾爽的衣服讓我換上，並憐愛地念叨：“伢崽，快點兒換，感冒了可不好受。”接著又帶著期盼的眼神望著我：“唉，你一個女孩子，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啊。”

多年後的一個週末，也是這樣的細雨綿綿之日。我從學校返家，一進門，便看見年近五十的母親，坐

在矮凳上編織毛衣。我忽然發現，母親的鬢間竟已有了銀絲。我快步走過去，輕撫母親的頭髮，酸楚地說：“姆媽，您有白頭髮了。”母親卻不以為意，用濃厚的湘音微笑道：“瞧，你不是長大了嗎？說不定有了這些白髮，姆媽反而更美了。”我瞬間濕了眼眶，母親反而笑出聲：“這都是自然規律，等你的孩子長大了，他們會更優秀，你會比我更漂亮。”

那時我不過二十歲。母親真是偉大：她自己的孩子方才長大，而她心中所念，卻已是孫輩的未來了。她們總是這樣，將一生的艱難困苦，默默熬成順遂安樂留給子孫，卻唯獨不曾想過自己。

如今，山河照舊，天空依然。小雨仍復絲絲縷縷，大雨猶自滂沱無忌。可它們怎會知道人世的變遷？母親已如細雨般悄然化作雲煙，而我也早已超過了母親當年的年紀。

悉尼詩詞協會九月文化論壇啟事

本會將於2025年9月24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在詩會活動中心舉辦文化論壇。主講人：陸文瀾；主講題目：《日本戰國文化與日本現代審美》。

陸文瀾，筆名聞瀾。出生於上海，定居澳大利亞三十餘年。從小學習古詩詞，工作之餘偶爾練筆。在海外報刊上發表過小說、散文、雜文、隨筆和詩歌等，有數篇作品獲獎。並著有商業類書籍《澳洲生意經》2001年出版。現任澳大利亞新洲華文作協會長。

詩會活動中心地址：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歡迎感興趣者掃碼報名參加。

中澳名家精品亞太巡迴展記

黃瑜

歲次乙巳，金秋之際，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與廣州春睡畫院連袂舉“中澳名家精品亞太巡迴展”。此展之設，實乃藝林盛事，畫界矚目。

展中所陳，皆為兩院精心遴選之作。國畫則水墨丹青，或工或寫，盡顯東方神韻；西畫則油彩斑斕，光影交錯，頗得西洋精髓；

書法則鐵畫銀鉤，龍飛鳳舞，盡展翰墨風流。諸作皆出自兩地名師之手，或為耆宿，或為新銳，皆負盛名於藝壇。其筆墨所至，觀者無不嘆服。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諸君子，素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廣州春睡畫院諸賢，亦以融貫中西為旨歸。今兩院攜手，共襄盛舉，實

乃文化交融之美事。展品巡迴亞太諸邦，必將使觀者得窺兩地藝術之精髓，增進相互之瞭解。

此展之設，非徒為藝術之展示，實乃文明對話之橋樑。中澳雖隔重洋，然藝術無界，文化相通。觀者既可賞筆墨之妙，又可感文化之融。誠如古人云：“和而不同，美美與共。”

昔人云：“藝之為道，可以通神明，可以類萬物。”今觀此展，益信其言不謬也。

夫文化交流，貴在互鑒；藝術發展，重在創新。今觀此展，既承傳統之精髓，又開時代之新境，實為當代藝壇之典範。願兩地藝術家繼往開來，共創藝術之新篇，為中澳文化交流譜寫更華美篇章。

太平洋的浪花將歌劇院的白帆折成請柬輕輕放在江南的茶席上

那些色色與木紋的私語在展櫃裡用八分音符的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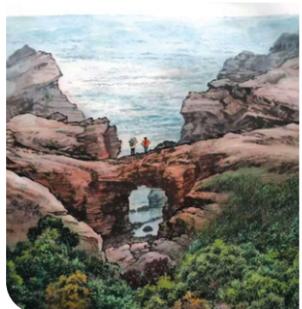
講述著青花瓷遇見桉樹油的奇妙韻事

貝殼帆的咖啡香龍井的清氣在展線盡頭跳起圓舞曲

而展簽上的雙語說明正把兩種文明翻譯成月光下的協奏曲

從杭州灣到悉尼海岸匠心是永不迷航的羅盤當紅土遇見青瓷

當袋鼠邂逅絲綢整個亞太的星空都成為這件最大展品的絨布襯底



華堂書畫飄香氣，文彩風流豈讓人

悉尼十圓會舉辦乙巳春日雅集

南半球冬末之八月廿八日中午，悉尼十圓會假座車士活同樂軒酒家舉辦聚會，出席人士有：林泰運、鄔延祥（前Ashfield市議員）、中華文化中心潘太、高慧、羅太、黃偉強（前紐省香港大學校友會副主席）、羅成堅、黃麗娟、張青，十圓會元老高麗珍、周幹全、甄宛瑜、岑子遙、鄧樂怡律師伉儷，以及馬迺良老師伉儷等等。

雅聚開始，甄宛瑜老師首先致歡迎詞，因疫情影響，十圓會雅聚曾被迫停頓；大家聚會交流減少，這次雅聚十分難得，感謝赴會會友及嘉賓百忙中抽空參加，榮寵有嘉。接著今次雅聚發起人鄧樂怡律師再感謝各會友及嘉賓蒞臨指導，增廣見聞；正如梁羽生先生（生公）在仙逝前向彭永滔元老囑咐，十圓會構建為澳洲雪梨文化沙龍中心，成果來之不易。祈願大家繼往開來，發揚光大，推廣會務，書畫詩詞篆刻藝術，薪火相傳，弘揚傳統中華文化繼續努力加油。

在同樂軒之孔子廳內，各人欣賞鄧律師攜來之十圓會資料及精美詩書畫冊；現場還舉辦書畫名家墨寶鑒賞、燈謎競猜遊戲；午餐開始前特備抽獎環節，獎品包括名家書畫墨寶及現金等等。

李炯信、梁仕釗、梁紹周伉儷等均因故未克參加雅聚。

十圓會名字源於十分圓融（生公語），由當時在悉尼的華裔學者、書畫家、詩人及文化藝術的愛好者組成。他們每年

一次舉辦新春聯歡會，另在每週三都有雅敘，由梁羽生、劉渭平及趙大鈞三老主持，聚會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五年。

同樂軒聚會，舊雨新知，佳餚美酒，人生樂事。與會諸君有詩詞為證（以成詩先後為序）：

浣溪沙 張青
雅集梨城卅五年，中華國粹此間傳。
今朝茗聚憶先賢。
盛世留珍存翰苑，豪情如醉灑江天。
春來同賞百花妍。
浣溪沙 岑子遙
羈旅梨城共拾餘，詩書畫篆各專研。
換龍龍技學南天。
古韻流風猶未泯，中華文彩尚斐然。
高朋依舊氣昂軒。
周幹全
日暖風和喜氣融，群賢宴集在軒中。
新知舊雨同相聚，把酒言歡笑語盈。
鄧樂怡
拾珠錄誦效蘭亭，孔子廳前笑語輕。
俗務浮名秋水遠，冰瓠雪茗墨香盈。
聲聞珠玉皆風雅，筆走龍蛇任縱橫。
同樂軒中同樂日，新朋老友共飛航。
甄宛瑜
燈火光籠美饌陳，酒酣歡敘倍情真。
華堂書畫飄香氣，文彩風流豈讓人。

（拾緣供稿）



參加聚會之部分人士留影，前排羅成堅（Michael），第二排高伯樂夫人、黃麗娟、羅博澤夫人，後排為高麗珍、岑子遙、鄔延祥、鄧樂怡、鄧李慧賢、張青。



三位畫家：左起：周幹全、高麗珍、甄宛瑜。